

关东民间人物

曹保明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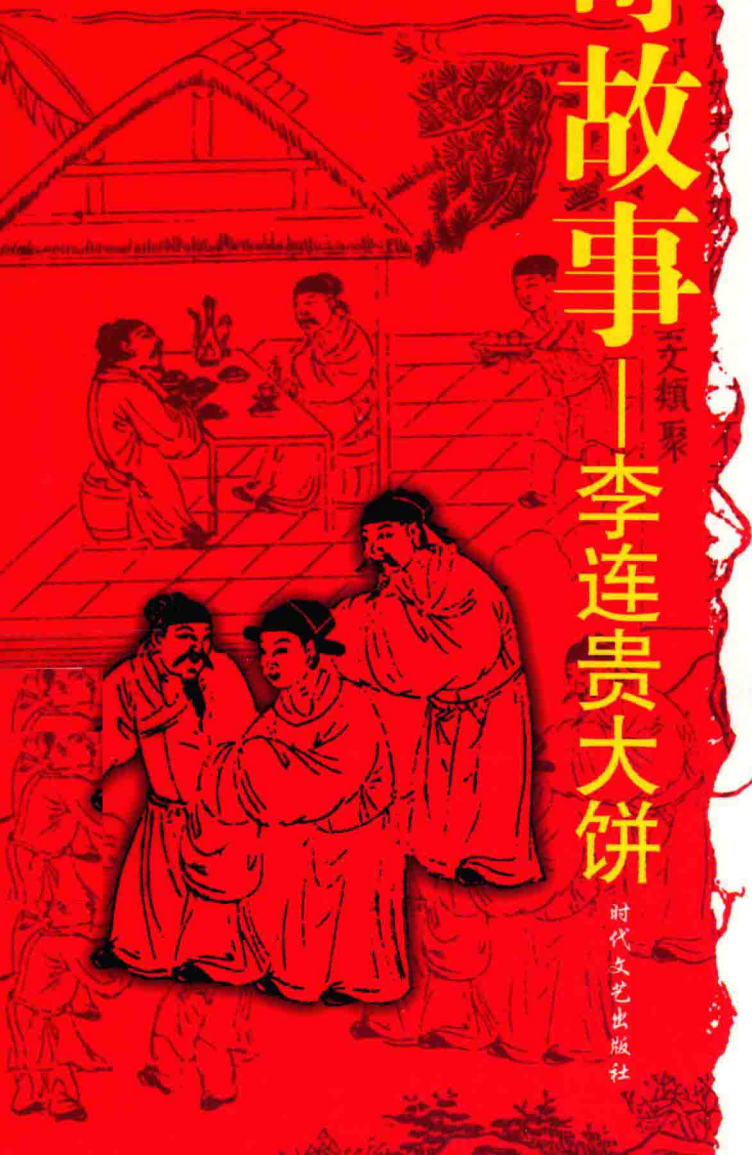
传奇故事

一文類聚

李连贵大饼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本书描写的东北地区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传奇故事。这些故事充溢着反压迫反剥削和造福民众的道德品质和斗争精神，主题思想开阔深湛，读后令人回肠荡气，是一部很好的爱国主义教材。



◎关东民间人物传奇故事◎

李连贵大饼

曹保明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关东民间人物传奇故事 / 曹保明著. — 长春:
时代文艺出版社, (2010.3重印)

ISBN 978-7-5387-0054-1

I. 关… II. 曹… III. 民间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 IV. I27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31916号

关东民间人物传奇故事——李连贵大饼

作 者	曹保明
出 品 人	张四季
责任编辑	李西西
出版发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邮编130062
电 话	总编办: 0431 - 86012927 发行科: 0431 - 86012939
网 址	www.shidaichina.com
印 刷	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50 × 1168毫米 1/32
字 数	182千字
印 张	18印张
版 次	2010年3月第2版
印 次	2010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387-0054-1
定 价	89.50元 (全三册)
版权所有	翻印必究

目 录

李连贵大饼	1
一	1
二	7
三	14
四	24
五	31
六	36
七	39
八	43
九	46
郑发菜刀	50
一	50
二	54
三	58

目 录

四	63
五	66
六	71
七	74
八	79
九	82
十	85
十一	89
十二	94
十三	97
十四	100
十五	103

李连贵大饼

一

光绪八年腊月二十八，老天嘎嘎的冷。刮了一夜北方的“老炮烟”雪，即使在白天，也没有丝毫停止的意思。在塞外这片空旷荒凉的土地上，它时而象一头奔跑疾驰的野马，撒着欢儿，大声吼叫着，发出瘆人的咆哮；时而又象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，衰弱了，在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喘息。不是为了生计，在这样的日子里谁还会出门呀！

从古老的奉天城方向，急急忙忙驶来一辆破旧的马车，两匹青骡子，在粗糙的绳套里奔跑着，花轱辘轮子发出“吱扭丁冬，吱扭丁

冬”的响声，用五张花狗皮缝制的车篷顶部，常年经风蚀雨剥显得乌黑闪亮，车篷上那一边一个小窗口沿上，结着洁白的霜挂，几丝破布条子，在车篷顶上迎风飘摆着。赶车的是个乐呵呵的老汉。

“驾——！”

老板儿甩了花鞭儿，清脆的响声在空中炸开。马儿在风雪中打着响鼻，抖抖身上的霜粒，起劲地蹿开了……

寒冷的荒野，堆满积雪的河面，就连俗称“大道”的路，也是坑坑洼洼的，车子不停地左右颠簸，摇晃，突然，老板儿发现前边不远处的壕沟里，有一个穿着黑棉袄的人蜷曲在那儿……

马车越来越近了。

“大爷……捎个……脚儿……吧……”声音微弱得很，“我要冻死了！”

“吁——！”老板儿把车停下了。

他麻利地跳下车来。走到壕沟前，弯下腰去看。不看便罢，一看，这老板子更来气，他扬起

鞭子，对这个冻得要死的人狠狠地抽去。嘴里又大声骂道：“该！活该！冻死你这个懒鬼也不多，我才不拉你呢！”骂完，他跳上车，赶着车就跑了。

冻在壕沟里奄奄一息的人一听，气火心中烧，一股劲从壕沟里跳起来，说：“好你个老东西！我今个和你没完！”就这样，前边是车，后边是人，就撵开了……

可也是怪，那前边的车儿一会儿快一会儿慢。眼看要追上了，车速就加快了，看看拉远了，车子又缓缓地慢下来。就是撵不上，也拉不下。

约摸走了两袋烟工夫，追车的人已是汗流浹背，气喘吁吁。老板子这才“吁——！”的一声，把车停下了。

这时，追的人已赶了上来，刚想动手打、张口骂，却见老板子笑呵呵地迎上来……

“你叫李连贵？”

连贵心里感到奇怪：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呢？
“小伙子，上车吧……”

老汉随手扔过一件皮大衣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方才呀，我要是不激你一下子，这会儿，你兴许就喂，野狗了。”

连贵心里一震，这才打心眼里感激这位素不相识的“救命恩人”。

他爬进篷车里边，头脑里乱翁翁的，好多事涌进他的头脑里，理也理不出个头绪来。

几天前，他离家出走，本想到世上去学个手艺，将来也有个一技之长，谁知碰到的尽是不顺心的事。他先是到宽城子张麻子大夫家，想跟入学中医，谁知张麻子老婆眼睛一瞪说：“学医不难，你先给我抱三年孩子再说……”他受不了这个气，于是又改投万宝塔周木匠铺，学做门扇窗扇和房梁车架，可是周木匠答应是答应他了，却让他和自己的儿子先上山伐木，什么时候让下山再下山；他一阵心闷，又拜在侯家窝铺张铁匠的门下，学打铁具。张铁匠为人倒下错，可他的那二个徒弟却搪不了，每天让他给倒洗脚水不说，连裤衩子都让他给洗。学徒嘛，这口气他本

也能受得住，可平时的三七疙瘩话也实在受不了。到这时，他才在心里暗暗恨自己，当初不该不听爹的话，放着身边的手艺不学，出外来瞎闯乱逛个啥。

“驾——！”

老板儿一声吆喝，连贵从沉思中清醒过来。他奇怪，这老板儿是谁呢？

老板儿鞭杆儿一摇，唱起小调来。

“一呀更啊里呀，

月牙出啊正东啊，

转眼间由东往西行。

阴差阳错变化任无穷啊，

情理中有情理理中又有情啊。

二呀更啊里呀，

月牙照啊房前啊，

不听老人话吃亏没个完。

老人吃的盐比你米还多啊，

米和盐盐和米事物巧变幻啊。”

这老汉的小调，唱得很好听，还不时地回过头来拿眼睛打量坐在车里的年轻人。

连贵沉思一会儿，说：“大爷，你唱的歌是啥意思呢……”

老汉摇着鞭杆，象是对连贵、又象是自言自语，说：“世间万物，变幻无穷，往往你以为对的，却又会错；有时你以为错的，却又会对。抓住一点，苦钻不止，这乃为世上智者啊。”

连贵终于似懂非懂地听出了这怪老汉的话外音。于是也自言自语地道：“唉，守着盆盆罐罐，不知会有何出息啊。”

“识时务者，乃为出息。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”

“你说的是绿豆粥铺子？”

“嗯。”

连贵眼里闪出了一股追求的亮光。他身上从小生就的那股犟劲，现在仿佛都集中到他的目光之中了……

“民以食为天。为万民制食，大有可为，况后人不会忘记你的。”老汉说着，拍了拍连贵的肩膀，“孩子，你好好想想我的话！”

连贵说：“大爷，您是谁？”

“别问了，凤凰城到了。”老汉拉了一把牲口，把车停下了。

连贵跑下车，正在发愣的当儿，这辆破旧的马车“哗啦”一声启动了。那老汉神秘地笑着，摇着鞭杆赶着牲口，消失在远方茫茫的风雪中。

二

古老的凤凰城李家老爷子，身板不济，膝下五个儿子，都不愿守着老辈子开的这个绿豆粥、烧饼铺。在这五个儿子中，老爷子比较看中老二李广忠。

老二李广忠，小名连贵，从小灵杰聪慧，干活最守铺，但是他有一个最坏的毛病，为人处事，常常是一条道跑到黑，不撞南墙不回头。显然，爹爹想把铺子交给他，可他就是不当这个家。于是，老爹想了个古怪的招儿，花钱收买了

一个精灵的老汉，当老板子，在老二出外学徒归来的途中，一鞭子抽醒了儿子的头脑。

果然，这次外出回来，广忠决计让爹省心。

当年，李家小饭铺坐落在凤凰城东南角，前门脸的一间小屋，屋后是老孟家的一片菜园子。一进门一铺大炕，月亮泡苇子编的大花席子铺在上面，并排四张小桌，后屋煮肉，前屋烙饼，来人上炕吃饭，吃完就走。

李家铺子门前是官道。一条从宽城西去草原和北荒的土道，整日五行八作的人络绎不绝。李家铺子的饭食不算太好，可绿豆粥、糖顿、列巴、酥饼、锅盔，做得倒很是细致，行人真真假假地总是称赞几句。李老爷子倒也心满意足，广忠可和老人不是一个心思。

在凤凰城西北的通辽，那时是骡马牛羊交易的中心，有一年，广忠赶蒙古王爷的庙会，顺便来到这里。

沙原上的小城通辽，整日弥漫着漫天的沙尘，毡房和买卖人家的各种幌草上，都落着厚厚的黄尘，有着浓郁的草原气息的风中飘荡着一种

特殊的香味儿，广忠一抽鼻子，不觉顺风信步找去。

在古老的成吉思汗街口，靠北坐东，有一家蒙古大饼铺，香味就是从此处飘飞出来的。广忠从敞开的窗子往里一打量，只见一位年在50上下的老厨师，光着头在案子上和面，高高的个子，穿着一件小汗衫。他把醒好的面赶成大钱厚，撒上豆油，然后在案板上猛摔。“啪啪——！啪啪——！”很有节奏，接着揪成小团，一擀一烙，不一会儿从油光锃亮的平底锅里起出后，又是“啪啪——！啪啪——！”一阵猛摔……广忠知道，这叫“千层饼”，可是颜色却比老凤凰城的“千层饼”鲜亮多了，本来已吃饱饭的广忠，急忙进去要了一盘，一吃，他大吃一惊，原来这味道也很绝。

于是，他就在这家姓谭的大饼铺对个的一家大车店住了下来，每天来这家饼铺，吃了又品，品了又吃，忘记了赶集的毛驴车三天后赶回凤凰城的时间。

和他同来的屯邻，嗓子都喊哑了，可是这个

“饼迷”却和那光头的谭师傅拜上了师兄弟。

“谭师傅，你这饼的味道真叫靠！”

“不值夸！不值夸！”

“你是咋弄出这个味呢？”

“你注意，我用的是熏肉。”

“凤凰城的大饼全用煮肉、酱肉。”

“煮肉，是用气调味；而熏肉则是靠烟。你看，我用的是牛粪火，火苗均匀，火温平和，肉不焦不腊，不老不柴。肉熏得香，饼也当然顺口……”

“但煮肉能否也能达到这一步？”

“达不到！达不到！”

“咋的？”

“火的燃料你没有，技术又是件根本。哈哈……”

在通辽成吉思汗街口的大饼铺，广忠一呆呆了三四一十二天，这才一个人匆匆赶回古老的凤凰城。这一次草原之行，他把老谭家饼的作法、配料和火候基本上牢记于心。

从通辽回来后的第三天。

早上，广忠来到铺子里对几个兄弟说：“今个咱们不做了，大家把活停下商量商量，把咱的大饼煮肉也改成熏肉吧……”

古旧的生活规律，沉闷的民间习风，家族之内对广忠提出的这项合理化建议都不能容忍。大哥首先生气地跳起来说：“熏个屁！你给我老老实实守着这绿豆粥饼铺子得了，人家蒙古草原上有牛粪，咱上哪儿去掏弄？”哥哥倒也不是外行。接着，几个兄弟也想不通，有的甚至说：“这粥铺是祖上留下来的，不能可你一个人乱折腾……”

大家闹个半红脸。眼看大有分家之势，这时只听门外传来咳嗽声。大家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梳着两条长辫子的姑娘扶着老爷子走进铺子。

老爷子坐下后，大声训斥哥几个。

“哼，你们不想让我多活几天。你们恨我不死！是不是？”

“爹……”

哥几个急忙围过来。老爷子一把推开他们，说：“当初，你们同意让老二当家！可他出点子

你们又不干。常言说：七股绳，八股套，死也拉不上一条道。你们这不是逼我死，又是干啥？咳咳咳，咳！”老爷子大声咳嗽着，突然，喷出一口鲜血……

几个儿子，一些孩子们又围上来，老头眼里涌出两滴泪，伸出干瘦的手摸着老二广忠，说：“你就把买卖改改看看。爹活着一辈子都想变个样，可是，唉！不知咋的，爹总是迈不开这一步。”接着，又嘱咐哥几个都听老二的。就在这天晚上，李老爷子匆匆地走完了人生的路，永远地躺在老凤凰城北的荒原黄土之下，扔下哥几个和古老的绿豆粥铺子，走了。

广忠在爹死后，终于把古老的煮肉改成了熏肉。一天晚上，从铺子回家的路上，一双闺女家的温乎乎的手拉住了他：

“连贵哥！”

“凤！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干啥？”

“想，想帮你撑这个家。”